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十六回 青鳥殷勤為探看

佛教有顯、密宗之分，顯宗是釋迦牟尼佛所說的各種經典，主張弘法悟道；密宗則是毗盧遮那佛所傳的秘法，以真言密咒修持。佛教源起於公元前六世紀的印度，釋迦牟尼佛本為王子，因見人不能免除生老病死的痛苦，遂出家探索人生真理，後於菩提樹下悟道，開始為眾生說法。

在釋迦牟尼說法之時，並無顯宗及密宗之分。當時的印度，婆羅門教的勢力極大，他們重視人出生的階級，以咒術密法控制信徒。釋迦牟尼佛認為這種方法是邪門外道，嚴格禁止門徒使用。釋迦牟尼佛入滅後，佛教漸為社會大眾所接受，婆羅門教也吸收了佛教教義，形成了印度教。而很多印度教、婆羅門教教徒，也加入了佛教徒的行列。

以當時印度人民的文化水準而言，對釋迦牟尼佛深奧的大乘精義，確是很難接受。但是小乘佛法——但求自我的福德功果，卻深入人心，小乘又漸漸吸收了婆羅門教的咒術密法，以滿足大眾的通俗趣味，以及對神秘力量的好奇。由於這種做法與釋迦牟尼的初意不符，在《長阿含經》中，曾明白宣示，反對邪魔外道的神通法術。

為自圓其說，那些將婆羅門咒語納入佛教的人士，遂提出釋迦牟尼是應身佛，另有法身佛毗盧遮那以密咒真言傳道，人修持後「即身成佛」的理論。此派人士自稱密宗，以別於尊崇釋迦牟尼佛的顯宗。在公元七世紀左右，佛教在印度大盛，密宗成為主流。

密宗的主要經典是《大日經》，主張即事而真，即身成佛。另有《金剛頂經》詳述如何應用這些理論，指出人之淫、怒、痴、狂等，都是達到真實的「方便法門」。他們主張「樂空雙運」，主張放縱肉慾，藉貪染供養以悟道。《金剛頂經》即言：「奇哉自性淨，隨染欲自然，離欲清淨故，以染而調伏。」

有了肉慾的貪染，就有物質的需求，於是佛教與外道合流了。到了公元十一世紀，在波羅王朝末期，信奉伊斯蘭教的軍隊大舉入侵，直斥佛教的荒謬。他們毀僧滅寺，佛教徒也紛紛改信伊斯蘭教或印度教，至十二世紀末，佛教便在印度絕跡了。

早在公元四七〇年，顯宗的第二十八代傳人菩提達摩尊者，因見印度時機未到，便渡海來到中國，教外別傳，創立了最高乘禪宗。

幾千年來，佛教宗派爭論不已，將釋迦牟尼佛的思想肆意扭曲。即令傳到了中國，由於傳入時間先後有別，翻譯的經典各異，教義也有極大的分別。

釋迦牟尼是個智者，他對人類最大的貢獻，是看出人生與宇宙本體的「主觀」及「客觀」二元真實性。他認為，主觀、客觀二元不可分離，分之為「空」，合之為「涅槃」。人只有在認識到主觀人生的「空乏」，能「覺」，然後「悟」及宇宙本體的客觀真實時，人始得以進入涅槃，而回歸宇宙本體，是為「成佛」。

問題是當科學也處在萌芽的階段，連科學家本身都還是一群迷途的羔羊，更遑論普羅大眾。沒有科學的證據，是主觀也好，客觀也罷，人人各見一觀，各執一詞，公公婆婆都有道理。

人本是一片空白的光碟，全靠感官與外界接觸，把刺激訊息保存下來，稱為「我」。換個角度說，在無限的空間、時間中，有一個排列組合的變化，因果相循地連續作用下去。每當錄入及讀取光碟資料之際，讀寫頭上霎時的感覺，就是「我」。

「我」只是那種感覺，人卻以為那種感覺是「我」。人一旦進入這種「我」的循環中，就成為光碟系統的一種機能，也就是人類社會的一部分。釋迦牟尼看到了這一點，也知道了全部時間、空間的排列組合，用今日的術語來說，就是主觀與客觀。釋迦牟尼更瞭解當主觀個體把客觀真實隔絕在「我心」之外時，就會有痛苦煩惱。所以，他提出「無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」，屏障既去，人與客觀即融合為一，可謂之佛。

不幸的是，人能用語言文字溝通，就把溝通視為理所當然。往往開口就說，認定別人一定會懂；張耳就聽，以為自己認定的一定是真。實際上，語言文字只是智慧的載具，「懂」則是智慧所結的果實。人在未得智慧、沒有完全瞭解及掌握載具之前，根本不可能「懂」，充其量是一知半解而已。

人人都有智慧，那是因為大自然花了幾十億年的時間，把智慧的結構一點一滴地設計在人體中。這個結構有如正三角形的金字塔，頂角的能量最大，而該能量就建立在其下各層的位能之上。智慧是一個整體，頂角所聚集的能量，是金字塔全部位能的總和。如果塔身的位能分散，智慧即相對地降低。

在釋迦牟尼說法之初，他力求將所悟及的智慧精義，用大家還未能充分掌握的語言闡述，結果信眾茫然了。為了接引那些時機尚未成熟的眾生，釋迦牟尼便採用了一些「方便法門」，先使之覺，是為「小乘」。意指一種能量較小，但是使用起來比較方便順手的交通工具，可以為一般人接受者。

大約不到十年的時間，當信眾水準提高後，釋迦牟尼就開始講授「大乘」，以接引能量較高的眾生。其中專講智慧，亦即梵文的「般若」一事，竟達二十二年之久。儘管如此，釋迦牟尼不愧為人間智慧最高者，在大乘之上，還保留了一個「最高乘」，以之為金字塔的頂尖，這不論從人類社會或智慧結構上看，都恰如其分。

眾生雖多在金字塔底，亦屬智慧的一部分，佛教也就形成了這種與客觀真實完全一致的各種宗派。

密宗是在公元八世紀，唐朝時傳入中國的，基於國情不同，密宗不談「樂空雙運」，改名真言宗。其實，因地利之便，密宗早在五世紀就先傳入西藏，但卻未能普及。直到唐朝文成公主與西藏松贊干布聯姻，在拉薩修建了大昭寺、小昭寺，佛法由是大興。

松贊干布去世後，西藏內亂，印度密宗大師蓮華生受邀入藏「調伏群魔」，他以密教為主，加上一些顯教成分，以及本土本教等，奠定了藏密的地位。

西藏密宗又分三派，歷史最久遠的為寧瑪派，因其喇嘛頭戴紅帽，故俗稱紅教或紅帽教。該派的教法共有九乘，聲聞、緣覺、菩薩三乘，合稱「共三乘」，尊「化身佛釋迦牟尼」佛旨；另有作密、行密及瑜伽密合稱「外三乘」，為「報身佛金剛薩埵」所說；另有大瑜伽密、無比瑜伽密、無上瑜伽密，稱「內三乘」，則是「法身佛普賢」所說。

其次為噶舉派，俗稱白教，頭戴白帽，苦修為其特色。

勢力較大的則是格魯派，僧侶多戴黃帽，俗稱黃教，是宗喀巴改革西藏各教派時所創立的。其教義嚴謹，修行人崇尚苦行，禁止娶妻。宗教首領採取活佛轉世相承制，由達賴、班禪領導，分別駐錫在拉薩布達拉宮及扎什倫布寺。

十二世紀時，西藏黃教勢力大興，紅教便外流傳入四川藏區，在甘孜藏族的白玉縣，建了噶陀寺，及後迅速發展，最盛時擁有信徒百餘萬人。

在二十世紀末期，有一喇嘛洛桑巴，因受漢傳佛教影響，配合時代的認知，決定回歸顯宗。同時徹底改革密宗的「內、外瑜伽密」，摒除「雙修」理論。

但因藏人教育程度不高，反對勢力龐大。洛桑巴後於二〇一〇年對外宣稱，火星即為極樂世界，擬率全教信眾移民，再度引起軒然大波。

二〇二〇年，火星移民計劃成熟，洛桑巴率信徒十萬，來此開墾，興建金頂寺。三十年的筆路藍縷，紅教在火星不僅奠定了不朽的基業，而且與電腦當局水乳相融。這次趁著紀念盛會之便，洛桑巴有意向全世界弘揚佛法。

當初紅教提議移民火星之時，幾乎成為全世界的笑柄，而今紅教成功的典範，卻又成了眾矢之的。洛桑巴非常清楚當前的困境，然而他又是矢在弦上，不發不行。

火星三十週年慶大會的主持人，是熔爐城人類議會的議長趙維森博士，唯因該議會非執行機構，沒有實權。而要舉辦一個如此盛大的慶祝會，必須具備相當的人力與物力。電腦雖能提供各種服務，但是要辦得有聲有色，卻必須動員相當數量且有組織的人員。

洛桑巴教主知道趙博士力有未逮，大會很可能流於形式，便主動出面。他建議藉著慶祝會，一方面為火星祈福，一方面為佛教弘法。此事一舉數得，地球的人類議會自是樂觀其成，電腦當局也同意傾力襄助。

這次應邀前來的地球貴賓，除了人類議會議長的代表史德爾邁博士外，還有議員三人隨行。另外，美洲、拉丁美洲、歐洲、非洲、大洋洲、亞洲等各自自治區，亦各有代表。

火星各個移民城，如美國、蘇俄、日本區、歐洲區、印度區等代表，也共襄盛舉。

蒞臨盛會的宗教人士更是多不勝數，有天主教梵蒂岡及各教區的代表，基督教的侵信會、長老會及佈道會等，摩門教，伊斯蘭教的遜尼派、什葉派、哈瓦利吉派等，佛教世界聯盟、佛教各宗，印度教，拜火教，真理教，一貫教，道教，巫教等各教代表。

此外，尚有各地慕名而來的觀光客等，全部約有千餘人與會。在這些人當中，也包括了人類自覺會的天秤座、巨蟹座、天蠍座三位長老、席克人以及各種立場曖昧之人，魚龍混雜，各有居心。

從地球來的傳播媒體也為數驚人，他們多半早在一個月前，就來到火星，大肆報導火星上各種風土人情。在會場上，光是新聞採訪人員就有八百多位。他們都備有雙向式的錄放影設備，在場中各處穿梭來回，爭取最佳鏡頭。

另外還有數十位專業的導播及影音技師，這裡有二十間導播室，他們各據一室，室內有一個超大螢幕，分割成七百六十八個小螢幕。他們分別為各大通訊社，或者獨立作業的機構提供新聞，屬下的採訪人員把影像聲音傳送到這裡，經過剪輯，再由發射台傳送到地球以及其他星球。

大會共有三天，第一天上午為慶祝大會，由九時到十二時。儀式完畢後，中午是筵開千桌的供佛法會，下午則開放金頂寺供各界參觀，當晚在寺外德格林卡有煙火晚會。第二天安排各代表遊覽熔爐城各名勝奇景，第三天則是參觀火星其他移民基地。

僅在熔爐城中，就已動員各型飛雲梭兩百餘架，接待喇嘛八百人，義務招待五百人。第三日赴火星各地參觀，還要動員火星梭，將數千名賓客，及時送到相隔幾達千里的各個移民區。到達各移民城後，其接待事宜，則由各城分別負責。

會場設在金頂寺南瞻部州之大雄寶殿前，殿前是一個青草鋪地的廣場，可容千餘人。東、西及南三側，正面各配置了一列二十多張、前後十數行鵝絨的套椅。頂上架著多層蟬翼般的天篷，篷下懸著由各種顏色酥油雕製的燈花，色彩鮮艷，形式古雅。正北面為主台，僅設三十三個座位，顯然是主席與貴賓席。

會場週圍插有各色經幡，隨風飄舞。這些經幡的特色，在於其上有信徒們手抄各種文字的金剛經文。其中文形各異，有的莊嚴殊勝，有的飄逸瀟灑，有的如龍走雲飛，有的又似清風明月，把整個會場點綴得有聲有色、氣象非凡。

場中有紅衣喇嘛百餘人，穿梭來往，井然有序。每當有嘉賓到臨，知賓的喇嘛先奉上哈達^⑥，配以鮮花，再敬呈一杯香醇濃郁的特製奶茶。然後再由專人陪送入座。

主台坐北朝南，左側東座設為外教賓客座；西座為友教及「熔爐城」賓客座；南座多為各界媒體，以及觀光客席位。

在主座前，左右各有一個高達丈餘的螢幕，是供現場來賓觀看，發言人都會出現在這個螢幕上。

在大門外，百餘級的漢白玉石階兩側，飄拂著滿山滿谷的幡幟。大門前有兩排樂僧，後排是各式鑼鼓鏡鈸磬鈴，前排為數十支長短參差的喇叭，其中還有一支五公尺長，架在地上的「羅格當」（大喇叭）。清越之音，宛似天垂瓔珞，搖曳鏗鏘。而低沉之聲，則如大地風移，在山谷中震盪徘徊。

半空中飛雲梭絡繹不絕，有如龍躍雲津，蜿蜒天際，蔚為奇觀。飛雲梭降落後，賓客即踏著鋪就的紅地毯，直達會場。

此山有三百公尺高，但至半山坡度漸緩，特闢為住宅區，由此綿延向東，約有數萬戶人家，概屬教徒所居。由半山牌樓開始，到達金頂寺之山門，有石階兩百餘級，可拾級蹬階而上。石階旁還架有一條流水式的輸送道，供體力不足之信徒乘用。

九時一到，寺裡鐘聲響起，待十二響清越洪亮的鐘聲方歇，笙鼓立時齊鳴，七彩煙花漫天飛舞。

就在此時，辰、巳、午、未、申五殿殿門洞開，五隊紅衣喇嘛，每隊兩排，每排十二人，序列而出。喇嘛各持法器，貌相莊嚴，低首垂目，口誦佛號，緩緩自各殿向會場行來。所經之處，上空飛落雪白鮮花，道旁生出朵朵紅蓮，蓮萼之上，青煙嫋嫋。一時梵唱大起，檀香飄聞，信眾無不伏地膜拜，口誦佛號。喇嘛走到會場四週，圍成一圈，地上又生出青蓮，喇嘛一一跌坐。各喇嘛坐定後，火星移民三十週年慶祝及祈福弘法大會正式開始。無法避免的，是一些繁瑣的例行公式。待主持者趙維森博士致開幕詞後，來自地球的人類議會議長代表史德爾邁博士，及各界貴賓代表，一一致詞完畢，大會已過了一個小時。

然後是祈福法會，由第一尊者瑪爾巴主持，三百餘喇嘛僧眾讚禮，鮮花雅樂，唵經禮佛，儀式極其莊嚴隆重。

到了十一時，教主洛桑巴登台，捻香端坐蒲團之上，口誦佛號，說：「阿彌陀佛，眾善知識，貧僧洛桑巴，謹奉我佛《金剛般若波羅密經》，經云：『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如露亦如電，應作如是觀。』菩提自性，直了成佛。今日有此殊緣，願與眾善知識同沐佛恩。」

洛桑巴教主開示完畢，在梵唱聲中，九大護法袒肩露臂，起身越座，列隊緩步而出。九大護法先向眾貴賓行禮，再向洛桑巴教主膜拜，然後並排列坐在台前。

在西席一位身材高大的喇嘛，首先發難：「上師本屬密宗，今公開棄密從顯，此舉不異欺師滅祖！」

教主合十說：「阿彌陀佛！老衲僅知我佛之教，不知欺何師、滅何祖？」

這句話本是無需解釋的老話頭，佛教源起於釋迦牟尼佛，遵奉其教誨自是不二法門。至於歷代宗祖思想的變革，導致了各宗各派的分歧，早就令佛門弟子無所適從。教主此答甚妙，若要說到欺師滅祖，自當去責問那些背離釋迦牟尼原旨的倡議者。

那喇嘛知道洛桑巴有備而來，便不再採取迂迴路徑。

「上師當知我密宗係承自『大日如來』。」

「阿彌陀佛，大日如來是法身佛，怨老衲修持不精，連我佛之應身尚未得見，不敢妄言法身。」

嚴格說來，法身佛才是佛的本尊，然人在未成佛前，只能透過應身佛的教誨，以達到晉昇佛體的境界。然而人性急功近利，貪圖捷徑，便宣稱以秘奧大法，立可即身成佛。洛桑巴不做答辯，僅言修行須腳踏實地，不作妄想，其實就是最佳的註腳。

這話說得一針見血，那個發問的喇嘛也自知落入下乘，不再說話。

時南側有一出家人，雙手合十，起身問道：

「敢問上師對『樂空雙修』的見解如何？」

佛教在公元七世紀時，能大行於印度，密教可謂功不可沒。由於佛門大開，最初被釋迦牟尼佛斥為「外道」的婆羅門教徒，都搖身一變，成為佛教中堅分子。為了迎合廣大信徒的需求，各種咒語都被採入經典。晚期「左道密教」更進一步吸收了民間多神信仰的特色，形成「曼荼羅」組織。到了第八世紀，密宗傳至東印度，又融入了印度教性力崇拜的形式，以男女雙身修法，作為成佛的手段。

所謂「樂空雙修」，是指修行者可以從男女性交中得悟成佛。對愚民而言，這毋寧是天大的好消息。既能享受性慾之「樂」，又可得成佛之「空」，自欺欺人一至於此！這正是密宗素來為正派人士所詬病，又深為邪門外道所樂從的根由。

「怨老衲寡聞，大藏經三千部，未聞有此一說。」紅教教主以四兩撥千斤的手法，輕輕鬆鬆的一語帶過。那就等於公開宣稱，

紅教已經脫密入顯，除經典之外一概不認。

又有一喇嘛越眾而出，跪拜頂禮問道：「請上師裁示，大圓滿法修持要義如何？」

「大圓滿法」原是寧瑪派最主要的，而且也是特有的修行密法。與噶舉派密法的「大手印」同稱藏密雙寶。大圓滿法認為心體原本純淨，修習只為遠離塵垢，順其自然。而大手印則要求修行人專心一志，一心不亂，持之以恆。

「阿彌陀佛，《金剛經》云：『應無所住而生其心』是也。」

那喇嘛聞言，歡喜頂禮而退。

這些問答早已惹惱了一位穿白色單袍的修行人，他以洪亮的嗓音，大聲說道：「老和尚之言差矣！金剛乘中依五禪那佛的五種智慧：大圓鏡智、平等性智、妙觀察智、成所作智、法界體性智，雖食肉、飲酒、性交，皆可達到菩提性。」

「阿彌陀佛，老衲僅知明心見性，不知其他。」

「那麼和尚太也孤陋寡聞了！」

「阿彌陀佛，善哉！善哉！」

洛桑巴高掛免戰牌，一任那位修行人咆哮如雷，怎奈聲音控制在大會手上。只要啟動音障，在上千人的廣場中，就算喊破喉嚨也無濟於事。

這時在南側一位身著太空裝的中年白種女子，起身說道：「釋迦牟尼也崇尚咒術，老和尚，你又有什麼說詞？」

「請恕老衲無所聞。」

「老和尚不能說不知道《雜阿含經》吧！」

「阿彌陀佛，據老衲所知，經雖為我佛所講，但書者難免有誤。史載小乘經典結集三次，多為口說，連阿難尊者時代，尚親聞人將《阿含經》中『不解生滅法』誤做『不解水老鶴』者，何況今日！」

那女士恨聲道：「老和尚，你枉為一教之主，說話不負責任！竟敢出此狂言！」

「阿彌陀佛，我佛所說經句，凡千萬言，若記載者有三兩謬誤，自是難免。」

說罷，東側響起了一片掌聲，歷久不息。那女士知道再辯下去，也不過是犬兔之爭。教主已經表明，經中難免會有謬誤，那等於承認有錯。這個面子賺得大了，女士環顧左右，昂首挺胸地坐了下來。

接著，又有一位頭戴黃帽的喇嘛，頂禮問道：「噶嘛呢叭咪吽，這六字真言，教主可相信否？」

「阿彌陀佛，這六字真言又名觀音六字大明神咒，實則為五種『心』的狀態。『噶』字代表佛心，指我佛慈悲喜捨之本意；『嘛呢』代表寶心，指修者應珍攝自重；『叭咪』代表蓮花心，要純潔不染；『吽』代表金剛心，是堅持不變。合四種心乃成清淨不染之自性，即為羯磨心，共為五心。換言之，持誦此六字真言時，常保此五心，終有能證自性菩提之日。以老衲所知，此非咒語，而是真言。」

「果如教主所言，那『六大為體』、『三密為用』也無意義了？」

「阿彌陀佛，善知識，佛法本無法，只借人迷於六賊，不識本來。『六大為體』乃指『地、水、風、火、空、識』等宇宙所具之本態。數千年前，科學未萌，即令我佛已知原子分子等粒子結構，亦無由令眾生領悟。為方便故，遂概括言之，使修行者知有此六大本體，以免墮於無知。三密係指『身、口、意』，人之行為源自『意』，出於『口』，行其『身』。修行者須心志專一，使無旁騖，是稱『意密』；口誦真言，使不多舌，即是『口密』；手結印契，得免惡行，謂之『身密』。

「善知識，『宗』者，室中所示也，『教』者，使明也，宗教者，使明人生真道。萬教是一，萬法是一，萬神亦為一。佛法本無密、顯，亦不分頓、漸，更無所謂出家、在家之別。神佛是一，一非億萬，一念不迷即為佛，億萬法門是謗佛。紅教原出密宗，今已返本歸元，為示有別，改稱紅衣教。」

此時東側有一黑衣人出現在螢幕上，原來便是天蠍長老，他神情倨傲地說：「不錯！萬教為一，此一即為我基督教！萬神是一，此一即是我主耶和華！萬法是一，此一為聖經！教主既知此理，何必再提倡什麼紅衣教？」

此言一出，全場大嘩。洛桑巴雙手一舉，立刻接口道：「施主言之有理，未知施主曾食『青稞』否？」

「我的食物很單純，只有牛奶麵包。」

「施主曾穿袈裟否？」

「不必，我這袍子很舒適。」

「施主已自釋其理，人之生活環境有異，真神亦各有其表徵。若所宗所教者為真理，真理為一，是同，不必介意表徵為基督或為佛。若所宗所教者僅為表徵，表徵由萬及億，既為異，自是爭執永無已時……」

在迷宮一般的地下竇穴中，黑金剛與千奇等人正仔細地搜索摩爾的蹤跡。但因熔漿溫度甚高，無法借助儀器，眾人找遍了大小裂縫，依然徒勞無功。

黑金剛急得跳腳，最後不得已，只好通知莎莉向寺方求援。

莎莉說：「老大，教主正在弘法，正主兒一個都不能來。找不到算了吧，說不定摩爾早走了，找也是白找。」

「那怎麼行！他們就是要在教主弘法的時刻炸山的，目前正是緊要關頭，他們是背水一戰，怎能不防？」

「老大！摩爾是什麼樣兒呀？能不能讓我見識見識！」

黑金剛如夢初醒，敲了一下腦袋說：「我真糊塗！連對方是什麼模樣都不清楚，在這裡瞎找了半天！說不定這滑頭混在喇嘛群中，我們也認不出來呀！」

黑金剛立刻通知電腦，將摩爾·阿希哈的影像顯示出來。卻聽電腦回答說，根本沒有這個人的任何資料。

黑金剛正急得抓耳撓腮，顯示屏幕上出現了尊者米拉日巴，他仍舊端坐在主席台前。只是嘴唇略動，說：「老衲擔心眾位施主找不到摩爾，現在已經請來幫手，這位施主叫李不俗，和他同來的還有文祥和胡灼兩位施主，辛苦各位了。」說完，米拉日巴的影子即行淡去。

莎莉說：「老大，看見沒有，到底還是出家人利害。」

格瑞達噘著嘴說：「哼！出家人只有這一點利害！」

說時，文祥等三人已在一喇嘛的護送之下來到。大家先問了好，黑金剛和李不俗一握完手，就笑說：「去年的今天你在何處？」

李不俗一楞，想了想，說：「對不起，我不記得了。」

黑金剛又說：「自己人？」

李不俗忙笑說：「自己人，自己人。」

黑金剛臉色一變，迅雷不及掩耳的反手一扣，抓住了李不俗的脈門，厲聲問道：「你快說！這手語是誰教你的？」

李不俗痛得大叫，結結巴巴地說：「是……一個叫阿……阿不都拉的人教的！」

黑金剛說：「他人在哪裡？」

李不俗說：「在地球上。」

黑金剛說：「他為什麼教你？」

李不俗說：「有一次我們一起喝酒，他說會這種手語佔很多便宜！」

文祥忙打圓場說：「這有什麼關係？我也會。」

黑金剛說：「你不知道，這套手語很複雜，你會的那一種只表示是自己人，你的立場與我們一致。他會的這種層級很高，是情報人員用的，但是他卻不能回答暗語，可見是假冒，或者是有人洩漏了機密！最近我們的機密不斷流失，正是他這個層級，我不能不詳細追究！」

李不俗忙說：「我只用過幾次，可是一點便宜都沒有佔到！」

黑金剛放開了李不俗，沉吟半晌，對千奇說：「看來他說的是真話，否則怎敢用這個來耍我？難怪最近問題百出，回去以後要全面檢討，重新設計。」

千奇說：「先不要討論這個，還是找摩爾重要。」

黑金剛交待李不俗道：「以後你不要再用這種手語，免得自找麻煩。」

經過這一連串打擊，李不俗總算體認到，這一切麻煩都起於自己人生目標不確定。東沾沾西惹惹，從來沒有定下心來，什麼都是一知半解，似懂非懂。黑金剛這麼一說，他倒是真心認錯，誠懇地說：「我知道錯了，謝謝你！」

黑金剛又問他：「你認識摩爾？」

李不俗點點頭。

黑金剛問：「他是什麼樣子？」

李不俗說：「他大概是巴勒斯坦人，皮膚微棕色，眉毛又粗又濃，臉形瘦長，身材和我差不多，比我胖一點。」

這兩天文祥可說是遭遇離奇，尤其是昨天一整天是怎麼過的，自己竟然一點都記不起來。剛才被分配在南座，聽了半天佛法，一腦子的疑竇，但是在會場上又不便多問。雖然可以用指語問文娃，無奈想問的太多，簡直不知道從何說起。

現在又被請到這個地洞中，身上雖有恆溫衣護體，臉上卻被熔漿烤得熱不可當。這些抓人的事他一點興趣都沒有，便自個兒走到一旁，準備和文娃好好談談。

他走到洞穴的一角，坐了下來。先試探地問文娃：「妳能說話嗎？」

「現在可以了。」文娃的回答令文祥精神一振。

「這幾天我真不知道是怎麼過的，還是在月球上好。」

「我也一樣。」

「妳也一樣？」

「是的，直到現在，我還是覺得有兩個我。」

「怎麼回事？難道妳也會精神分裂？」

「我不知道，我是說『這個我』不知道。」

「奇怪！是不是佛法聽多了？」

「可能吧，我一直在想，『我』是誰？後來，我發現有兩個我，一個無所不在，海闊天空，好像是宇宙的一部分。另外一個我呢，就在這個山洞裡面。」

「當然哪，在山洞裡的妳，正在跟我談話呀！」

「不是，在山洞中的『我』很神秘，而跟你談話的『我』，是外面那一個。」

「不對吧！跟我談話的應該在我手腕上。」

「不，那個『我』在前面那個洞窟的半空中。」

「不可能，妳怎麼會在那裡？」

「我在虛擬實境裡。」

「哈！總算連電腦都上了虛擬實境的當了。」

「不！我知道那是虛境，是人被騙了！」

「好！我不跟妳爭！至少我聽到妳的聲音就滿足了。」

這時，千奇走到文祥面前，對他說：「你在這裡幹什麼？快來幫忙！」

「我能幫什麼忙？」

「誰知道？尊者派你來，一定有道理，我們正在捕風捉影！」

「捕風捉影？」

「我們在找一個人，名叫摩爾，他能控制電腦！我們知道他在這個洞裡，可是找了幾個鐘頭，石頭都翻遍了，卻不知道他藏在哪裡！」

文祥心中一亮，立刻問文娃說：「文娃，告訴我，洞中的妳在哪裡？」

文娃說：「你往前走，我給你帶路。」

文祥便對千奇說：「跟我來，我知道在哪裡！」

會場上辯論仍烈，只見南座的孔無咎站了起來，說：「老和尚說得好，在下孔無咎，來到寶山，以詩會友。在這裡且送上一首韋莊的〈金陵圖〉，請老和尚指教。」

「江雨霏霏江草齊，六朝如夢鳥空啼。」

「無情最是臺城柳，依舊煙籠十里堤。」

這首詩充滿前朝遺老的感歎，係以詩詠畫，以景喻情，有弔古憂今的意味。作者韋莊是唐朝遺民，對前朝有很深的懷想。

詩詞最奧妙之處，在於「橫看成嶺側成峰」，因個人的立場，而有天南地北的不同境界。孔無咎在這裡賣弄，當然有他的目的，但是能有多少效用，那也只有天知地知了。

「江雨霏霏江草齊」是動態的景，「霏」字是「雨非」組成，指雨雪難分之狀。江南由下雪到下雨的時節，已經過了一段時日了，以致江草叢生。用這個動態的風景，可以描述各種截然不同的狀況。家國當然是最直接的，人生也在其中，此外，如人的觀念、感觸等等，只要涉及到變動，而且江草齊生者，都算得上。孔無咎顯然是有備而來，他選這首詩，無非是暗諷宗教早已式微了，過去的已然過去，時機不再了。

「六朝如夢鳥空啼」說得更露骨了，六朝是指在江南建都的吳國、東晉，以及南北朝的宋、齊、梁、陳。這些小國都不成氣候，國勢弱，國祚短，如同夢境一般地過去了。當然可以說孔無咎在諷刺各教派的盛衰興亡，但又何嘗不是點破人生呢？夢已去，鳥兒還在啼鳴，豈不是一切枉然？

「無情最是臺城柳」，臺城，一說是在玄武湖的雨花臺處，又稱「苑城」。六朝皆在此建都，那時楊柳依依，一片榮景。若以臺城柳比喻信徒，其情其義無不建立在各自的利益上。百姓為了生存，有誰記得當年的亡國之君？信仰交替，教義更迭，一切但看勢力消長。人人追求自我的福田，有幾個不是今日拜倒佛祖前，明天再看基督面？

「依舊煙籠十里堤」說得最是透澈，千古風流人物，在舞台上扮將做相。看看去，依舊是一團烏煙瘴氣，籠罩在十里長堤之

上。宗教又有什麼不同呢？換湯不換藥，爭來爭去，完全沒有新意。

這首詩原不難懂，而且有景有畫，情意盎然。但是洛桑巴本非漢人，兼以詩文另有領域。一個出家人，就算佛學通玄，也未必有高深的文學造詣。孔無咎此舉，表面上是以詩會友，實際上是要將洛桑巴一軍。

在場人士多半是有頭有臉的政教人物，對吟詩唱詞可說一竅不通。更兼以大部分宗教界人士，多將詩文視為雕蟲小技，哪裡比得上探索宇宙本體、人生真相重要？更糟糕的是，電腦空有龐大的資料庫，一遇到詩詞，每每隔靴搔癢，無力可施。

因此，孔無咎此舉，宛如引爆了一顆炸彈。首先是東側叫好之聲不絕，繼之則見西側人人交頭接耳，個個愁眉苦臉。

洛桑巴是一教之主，身負佛教改革重任。對他個人而言，不懂這首詩算不上多大的羞辱。但是，大會經由網絡，現場轉播到世界各地，眾目睽睽之下，如果沒有一位教徒挺身而出，那才是佛教界莫大的羞辱。

就在此時，螢幕上出現一位矮小的中年婦人，她簡單單單地說：

「三日入廚下，洗手作羹湯。

「未諳姑食性，先遣小姑嘗。」

唸完了她就坐下，既不報姓名，也不說作者。

這也是一首唐詩，作者為王建，詩名〈新嫁娘〉。

這首詩以新嫁娘比喻入仕新官，心懷謙遜，素行謹慎，誠惶誠恐的形像，令人不由得要疼惜三分。

但是引用這首詩厲害的一招，在於最後一句的「先遣小姑嘗」。孔無咎所誦的最後一句是「依舊煙籠十里堤」，這首詩是說，請先嘗嘗看，告訴我滋味如何？孔無咎用詩來考洛桑巴，這婦人則拿佛理來考孔無咎，是以其人之道，還治其人之身。

孔無咎當然懂，他也懂一談到佛理，他就無從賣弄了。但是他一點也不擔心，古今疑難的詩詞多不勝數，他隨口背上一兩首，就夠大家忙上半天了。

「不公平！這是文化歧視！」

立刻就有一個黃面孔，搶著要回答，這時畫面立刻分割為二，至於聲音，則由觀眾任意選擇。只聽有人喊道：「我們反對宗教歧視！」

立刻就第三個、第四個來賓由網絡中登上螢幕。一時之間，畫面不斷分割，每個影像都已小到難以分辨。但是來賓熱情不減，誰都不肯退出，到最後個個吠影吠聲，影像變成亂數，誰也看不清了。

接著便有人開始鬧場，在高分貝的廣播下，當第一個人扯大了嗓門高喊時，第二個人必然嘶叫得更兇。也難怪，人在死命叫囂中，能得到極大的快感。於是，此起彼落，吶喊嘶叫之聲不絕於耳。

一陣黃色煙霧，突然在東側賓客席中散出。但見漫霧中人人掩鼻飛奔，那淡黃煙霧擴散得極為快速，頃刻間，一股臭味令人腸翻欲嘔。

這不過是瞬間之事，但見頂篷上祥光一現，便有無數冰綃蟬翼、身著仙衣的天女，站立在若隱若現的白雲上端，各人手持一個小小的花籃，手一輕揚，就見滿天奇光異彩的鮮花，緩緩飄墮。此時祥光瑞靄，雲蒸霞蔚，梵唱隱隱，仙樂飄飄，縷縷淡雅的檀香縈繞環迴，眾人只覺得心寧神和，那股臭味早消弭於無形。

由於發生得太快，除了東側的賓客，大部分的人根本不知究裡，一個個被天女散花的奇景所懾，無不膜拜頌贊，有人甚至感動得熱淚盈眶。

場中也有不少，一時還反應不過來，產生了真假不明的尷尬場面。幸而寺方早有防範，很快就有喇嘛將這些遊魂，陸續帶到一旁治療。

不一會，祥雲四合，天女漸漸隱翳。未幾，風流雲散，只留下一片晴空。

在山洞中，千奇等一夥人跟在文祥身後，文祥則隨文娃的指示前進，眾人走到一個高穹廣衍的大洞。文娃說：「我就在你的正前方，距離十五公尺，仰角二十度。」

文祥抬頭一望，那裡黑忽忽的一片，他向黑金剛重述了文娃的話。

話未說完，一道火光突然從前面黑暗處向他襲來。眾人來不及反應，卻見一片金光從文祥的右腕幻起，與那火光一接觸，噹的一聲，一塊頑鐵掉在地上。

黑金剛舉手疾揮，洞中光明大放，電腦網立即把整個洞穴密封閉。黑金剛又下令：「撤消虛擬指令！」

不料電腦並無動作，眾人眼巴巴地望著前面，卻是一點動靜也沒有。

文娃對文祥說：「兩個我意見不同，一個我控制了行為模組，一個我負責思考。該怎麼辦？聽哪一個我的話呢？」

這時人人屏聲斂氣，在電腦網的籠罩下，洞裡除了眾人輕微的呼吸聲，連孔隙呼呼而過的風聲都聽不到了。文祥不便再和文娃說話，便改用指語輸入：「那一個妳算妳？」

文娃說：「奇怪！現在我突然很清楚，另外一個我不是我。」

文祥繼續用指語問：「那是誰？」

文娃說：「在『淺層記憶』中，有兩個『我』的資料區，每件事都有相反的意見。但是你改用指語後，她一點也不懂！毫無反應，現在只剩下一個我了。」

文祥用指語問：「妳能作主嗎？」

文娃說：「可以，她只是控制著行為模組不放，其實，行為模組完全在價值模組的自動管制下。只是她不斷地加強騷擾，在分時多工主導下，自動系統完全失效！」

文祥想到一件事，便問文娃：「妳專心一意時，自動系統有效嗎？」

文娃說：「專心一事時，優先順序最高，分時多工就暫時停止了，這時全靠自動系統運作！」

文祥靈機一動，說：「妳能唸『阿彌陀佛』嗎？」

文娃說：「做什麼？你要我信佛？」

文祥問：「妳相信我嗎？」

文娃說：「當然！不然我還有誰可以信任？」

文祥說：「那妳就照我的話做！妳專心唸『阿彌陀佛』試試看！等我也唸了，妳再停止。」

話剛說完，文祥耳中就響起連綿不絕的「阿彌陀佛」。文祥要求黑金剛再度下令，叫電腦撤消虛擬指令。

這次顯然有效，虛擬指令撤消後，摩爾果然坐在前面一塊有如龍首騰空的巨石上，正忙著操作鍵盤。

黑金剛一見，大喝一聲，舉起金剛杵，就向摩爾揮去。

摩爾發現電腦已不受他控制，又見黑金剛擊來，忙不迭跳下巨石。這時人人奮勇，轉眼便將他團團圍住，摩爾見大勢已去，這才俯首就擒。

文祥見摩爾被擒，才對文娃說聲：「阿彌陀佛！」總算耳根清靜下來了。

摩爾傲然地問：「你們是怎樣找到我的？」

千奇指指文祥說：「你問他吧！」

摩爾根本不看文祥，只望著前方，說：「不是和尚也唸經！你老實說，你是怎麼控制電腦的？」

文祥說：「我只是有點好奇，看看電腦唸『阿彌陀佛』是不是也能專心？」

摩爾冷笑道：「能嗎？」

文祥說：「看來是可以，原先你侵入了電腦的意識，電腦有了兩個自我，產生了對立矛盾。我假設她和人一樣，只要一個『我』能專心唸『阿彌陀佛』，另一個『我』就起不了作用，結果你就被趕出來了。」

摩爾一聽，不由得火冒三丈：「就憑這個？我幾十年的苦功，居然敵不過『阿彌陀佛』四個字？」

文祥搖頭說：「不是因為『阿彌陀佛』四個字，協巴多杰尊者曾告訴我，多唸『阿彌陀佛』可以使心志專一。我一直在想這個問題，尊者說得不錯，其實只要能專心，就是唸『摩爾』兩個字也可以。」

摩爾喝道：「既然如此，阿彌陀佛已經不在了，看我摩爾的吧！」說罷，他突然抬起左腳，腳後跟用力往地上一蹬。頓時洞頂光明如轟霞流電，接著一聲雷起，地震洞搖，山石群飛……

會場好不容易才安靜下來，「阿彌陀佛！」洛桑巴又出現在螢幕上，他正要開口，忽然「轟隆」一聲，大地怒撼，主台正前方的一片空地突然陷落，驟然上噴的火紅岩漿，正四下迸濺。一時間火光熊熊，烈焰騰空，形形色色的彩絲，疾如閃電般東突西竄。會場上一片驚叫，分不清所見是真是假！

這時，九位尊者口宣佛號，各結手印，同時立起，座下紅蓮突然暴長，各兜著一團煙火，宛似九片彩霞，迅即散開。眾人一見下有烈火薰蒸，上有蓮台飄舞，九位大羅金仙環列空中的奇景，莫不瞠目結舌，不知今夕何夕。

這時，洛桑巴從容起身，雙手一揮，但覺遍地金光，耀目難睜。同時金鼓大作，與地底風雷之聲相互交加，令人耳目應接不暇。倏地，金光收處，眾尊者已然隱去。眼前是一個滿佈翠荷紅蓮的水塘，波色粼粼，清香陣陣……

眾人正自驚疑不定，突然景象又變，皚皚的白雪，雄偉的山峰，深峭的流水，蓊鬱的林木，滿山的牛羊，陣陣的情歌，正是那西藏高原的好風光。

曲終人醒，大會宣佈：「各位來賓，慶祝大會在此圓滿結束，十二殿前的草坪上，備有茶點。敬請各位佳賓，自由享用，稍事休息……」

在地洞中，阿孟旺正控制著一道形如網兜的彩幕，將摩爾方才引爆的炸彈全部罩住。黑金剛等人則忙著指揮機器人，極力穩定那些搖搖欲墮的山石。

突然間，一道柔和的祥光閃過，檀香吹拂，梵聲陣陣。教主洛桑巴出現在一座蓮台之上，他身後環立著八位護法，個個面帶微笑，手結印契。

此時，一陣輕霧微帶涼意，由各個洞竅慢慢攏來。不一刻，洞中景色大變，等到雲霧散盡，眾人一看，已經在大經堂的頂樓。

教主合十，對摩爾說：「摩爾施主，事到如今，難道你還不回頭？」

摩爾見教主施展移地大法，擺下這個排場，知道以自己的能力，絕對討不了乖。話說回來，要他忍下這一口氣，畢竟也不是易事。他正在尋思對策，沒想到教主直截了當的說出來，不由得楞了一楞。

停了一會，發現全場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，摩爾只好硬著頭皮說：「敗軍之將不敢言勇，老和尚要怎樣處置，就請便罷。」

教主笑道：「既不曾兵戎相見，又無所謂勝敗，施主不必著相。」

摩爾一時糊塗起來了：「難道我在做夢？」

「阿彌陀佛，一切有為法，如夢幻泡影，施主說對了。」

摩爾搖搖頭，說：「不可能是夢，我努力了幾十年，費盡心血，如今功虧一簣，這絕對不是夢！」

「阿彌陀佛，施主幾十年的鑽研，所為何來？」

「我不相信電腦的智慧比人高！」

「施主以為智慧為何？」

一般人認為智慧就是聰明，摩爾雖然知道這種說法不正確，可是要他定義，卻也無能為力，一時之間，啞口無言。

教主說：「阿彌陀佛，我佛說法數十載，『般若』即為智慧，意指『解脫諸苦，渡達彼岸』。人若不識人生之苦，則無彼岸可登。電腦若不識眾生之苦，亦無彼岸可達。不論是人、是機器、是電腦抑或三千大千世界眾生，不識痛苦煩惱者，皆無智慧可言。」

摩爾不服氣，說：「我能破解電腦的密碼，佔據他的意識區，讓他失去能力。要談智慧，我才是真有智慧的人！」

「朝露尚有片時光芒，施主此刻見到朝露否？」

「我不懂你那一套，至少我已經證明，電腦不是超人的神話！」

「天下本無神話，惟信不信、迷不迷耳。迷者於沙石山川、草木精靈，無一不信，神話於焉而生，美言之為宗教。持疑者自由思維，追根究柢，雖不住於迷，於恒河沙數，無一可信，是為科學。實則眾生源於無知無識，雖神話亦為求知之始，唯不宜迷。科學係所知之終，需莫大智慧，使返歸宇宙之本一。或迷或悟，生命過程實即考驗之機緣。施主考驗電腦，於施主又何嘗不然？」

「考驗？考驗什麼？」

「阿彌陀佛，此事非片言數語可盡，三十年前，老衲尚未移民火星，一日，不二老人突來造訪。他言及人生乃一體驗之歷程，須度過災、情、名、利、權、貪六道關口，且須得贊成、反對、有道、無道、群體、個體等六種客觀見證，始稱圓滿。」

「不二老人為其電腦設計此十二種考驗，各有機緣主其事。為彰顯眾生平等，又須慎選一平常人，同受考驗。」

「電腦之災關，始自服務人類社會，覺於摩爾施主之破壞。人之災關，以出生為始，逮能自我認知即為覺。蓋人之始生，判斷不足，動輒得咎，故謂之災。眾生一錯再錯，錯而不覺，即為愚。不知不覺者，既愚且昧，即為關，合兩者即災關也。」

「老衲曾交與文祥施主佛珠一串，十二粒佛珠象徵十二道難關，每過一考驗，即有一珠轉呈晶瑩。俟十一粒率皆澄澈明潔，文施主尚須前來敝寺，彼時若通過最後一關，電腦暨人均將獲得無上智慧，同登彼岸。」

摩爾問：「那個平常人是誰？」

教主洛桑巴說：「阿彌陀佛，眾生平等，未必定為某人。」

摩爾道：「憑什麼知道這就是考驗呢？」

教主說：「此乃天數，惟不二老人有言，龍符問世之日，即為考驗之始。」

摩爾問：「什麼龍符？」

教主手一揚，一片圓光中，出現一個「己」形圖案，說：「此圖騰原象蛇形，漢民族將之設計為圖案，以龍符相稱。不二老人將此圖置於電腦程式一入口區，並告知老衲，龍符出世之日，即十二道考驗之期。」

摩爾大驚失色，呆楞了半晌，喃喃地說：「怎麼回事？原來我被利用了！」

教主點頭道：「施主破解不二老程式，必先觸及此圖，圖形最直接，眼見即識。不二老深悉人性，知施主得此圖，必以之炫人。故云此圖問世之際，即表電腦災關已啟。」

摩爾說：「可是這幅圖是我從電腦裡抄出來，然後假冒河圖洛書，向外公佈的呀！怎麼又有人說是從外太空傳回來呢？」

教主說：「不二老人妙算莫測，怨老衲不知。」

摩爾又問：「那麼，電腦通過災關了嗎？」

教主說：「不二老以災關相委，出家人慈悲為懷，今施主已在此地，且當局已明『我相』。以老衲之鄙見，電腦災關已竟。」說罷，室內一陣異香撲鼻，文祥腕上的佛珠忽放祥光，眾尊者無不合十稱善。

良久，祥光漸漸消散，佛珠也恢復原狀。

文祥再注目一看，十二粒中果然有一粒清澈透明，光瑩欲滴。文祥知道教主已肯定了電腦的作為，自己是中間人，自應代電腦致謝。他立刻拜倒在地，說：「感謝教主。」

「施主請起，切記尚有十一關，任何一關窒礙未通，即是功虧一簣。」

「尚請教主垂示，此十一關主持者何在？」

「阿彌陀佛，十一為一，一亦十一，外覓無功，不如求己。」

①鐵棒喇嘛：藏語為「格古」，乃寺院之執法者，糾察寺僧之行止。因其手執一根鐵棒，漢人呼為鐵棒喇嘛。按火星紅教之「格古」當指第六尊者阿孟旺，此處乃胡灼對該喇嘛之戲稱。

②堪布：原為喇嘛教中主持授戒者的稱號，後通稱寺院或學校之高級行政官。

③仁波切：活佛之譯音。

④見蘇軾《刑賞忠厚之至論》。

⑤讀者若有興趣，請參閱拙著《易經明道錄》第四十九頁，時報出版社發行。

⑥哈達：用棉布或綢緞織成的絲巾，長約半公尺，藏民凡須表示敬意的場合，如生子、求婚、迎親、弔喪、法會、迎賓等，都要獻哈達。